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拾玖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柴輯・拾玖冊目錄

留素堂詩刪十三卷〔清〕蔣薰撰

一

香山草堂集七卷詩集一卷〔清〕劉友光撰

三二五

李介節先生全集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李天植撰

四四五

夢澤堂文集四卷詩集三卷濱江唱酬詩一卷〔清〕黃師憲撰

五五一

大茂山房合藁六卷〔清〕宋起鳳撰

六五三

〔清〕蔣薰撰

留素堂詩刪十三卷

清康熙刻本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蜀又經十年乃後予歸丹崖

本溫卽欣然出所作詩相示詩觀
計可六七千首予受而讀之相與

踵謝康樂開山伐木之勝窮險極

供焉若秦隴晉蜀諸作備歷杜工部

遺踪流離瘡越中多感遇憂時之意概有類者

丹崖然予言屬爲之序久且未就未幾則丹崖之

歸又越四年矣丹崖居溪南有農桑業足自給課

予之外栽花種竹飲酒頗自豪足不踐城市耳不

聞世務常自放惟夙習于詩不忘又不能自己茲
西莊之集復近千首矣詩不無潦倒之裏然而閒
曠之志精悍之氣多溢于毫楮間予有詩徒窮老

之志困頓無聊無復自振視之不覺爽然失也丹

已無可加今所作仍從同其律
之雖然終無能益之矣康熙乙

一日

元白稱元和詩體有十其六律諷杜少陵亦有詩
罷地有餘之句然則古近雖異體其指趣略同一
揆矣今世所稱倫伶者余惑焉李滄溟鍾竟陵言
詩之達者也滄溟謂唐無五言古詩欲槩廢漢魏
初調竟陵于近體詩輒取隱秀要渺之響聲律隨
之而亦廢豈爲達論哉余友丹崖子起而憂之復
爲詩以正之正之維何其詩之目有七日始紀曰
靡吟曰天際草比未出草廬與司教仙都之作也
曰西征塞翁編其之任伏羗也曰汾游西莊集

送我初服也其情危其思遠其聲洪纖就裁安和
應雅丹崖早年聞道悅懷閑時老得一官非其好
也適身膺百里之寄留心民隱輒以死節官下自
誓遂以不諧時好見黜已由是躋躅秦隴徘徊三
晉其爲出塞入塞之聲宏與鼓策橫吹相應和以
所稱詩窮而後工者非耶雖然余觀其志不在詩
昔元道州作春陵行曰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
益抗諸使之徵求也丹崖今見其風槩矣較之漢
塞翁所得孰多是謂詩志且夫頌詩知人夙奉教

于君子矣當世不乏倫伶之聽請以予言質之可
乎集成謹序

卷三

詩刪序

錢唐胡 介彥遠撰

丹崖先生弱冠卽能爲詩喜博綜羣體任真自得也及出交海內詞人言王李鍾譚之旨者舉無足以厭其心丹崖輒掇掄去之于是益汗漫抒裏不留畛域以爲尚待性情之正也庚子之冬與予同客芝山見予刪定三唐詩丹崖亦有掇掄而去之意以爲是家不尸祝鍾譚則社稷王李者也旣與予登高臨流俯仰陳迹徘徊舊官感懷紀事間有

胡序

所作丹崖見而奇之始稍稍就予論詩則又奇之于是始出其留素堂集屬予芟訂予用法嚴酷而丹崖則又奇之囑予臂曰三十年論詩無厭予心者予詩三十年亦未敢有繩削至此而厭予心者予真可與言詩乎明日卽從而改之予持未可則又從而改之其集中爲李杜爲岑孟爲錢劉風體各成天壤自見嗟乎予亦以此奇丹崖已今之爲詩者朝日操觚夕日登壇勒成行書以相標榜比于春秋之筆無能贊一詞國書之懸罔敢議一字

其或古處偶有指陳不忿忿忤于色則唯唯而忤于心否則佯謝不敏去耳乃以丹崖才之敏學之博而得名之早與作詩之多且久而能降心芻蕘以成山海卽謬爲恭敬乎吾未見其人况其如轉凡棄樛卒忍割以集大成然則丹崖之奇獨詩也哉丹崖又命予卽記此簡端以無忘我兩人論詩之樂如此嗟乎是益足以徵丹崖之奇而予之爲妄人也

胡序

留素堂詩刪總序

雲中郭傳芳九芝誤

緬昔嘉隆後學者漸輕治理藝歸入股天下士子奔競之而吳越尤勝蓋江東才蔚古今當時者利舍是則非當時士也逮及啓禎治理愈衰士子奔競之才益甚丙子浙江鄉試文出雅俟加于從來其僂倖特拔者則構里蔣丹崖薰也時傳芳年十六七麤解文體獨好丹崖魁試作併購坊稿盡讀之私以前輩君子推其望至明季再未聞爲蔣丹

郭序總目

一

賦

崖者竊憶其人必深心治理能早知當時習尚之非卓然別起于斯世不然亦徵奇度古誦詩著書自發其性情之所貴與時學落落難合也歲在戊申傳芳以萬年丞受役轉餉入鞏昌值丹崖罷令伏羗于他友塵案得余文亟策蹇與余會道然前輩君子也肉強而髮白已客老天涯有年矣數叩先生所蘊則披衷夜示曰薰不敏好古而違時每嘆國家爲虛學末藝所誤又懼朝黨野社之蔓延濫聲氣于天下驅新知微名之士而入其流是以

放蕩山水間攬四時爲歌詠甘以徵罪事朝廷也

鼎革而後廓處十餘年始應徵爲文學喜得仙都

一席之地論士之暇或縱心窮目以治詩謬爲當事

所薦移令伏羗不意前尹捏墾責浮稅羈縻告補

以是流宕成紀南安且五年其山川之所遭朋友

之所咨夜犬晨吏之所呼他鄉故里風雨鷄鳴之

所懷又舉而發于詩前後集近萬首旣自厭其曠

逸去者半名曰詩刪甫刪甫作又慮其繁而難守

復啞然于汰其五定爲留素堂以示道不可變也

郭序總目

二

賦

嗟乎丹崖執德有志如斯耶伏羗冀戎荒微窮民子遺鮮飽前令殺之丹崖生之稱補不足而又羈縻歲月以困之仁人之所得古今槩如是爾傳芳往來羗城晤其門下進士茂才輩稱述先生循良始末令人仰而向往今接先生之儀表察先生之蘊藉談論咨考以質其能其惡當時習尚之僞與生平性情之真大約不外曩之私億者爲近是若夫出入風雅貫通理法憂時而嫉俗蒙難而安貞則今世豪傑之一人也昔余讀秦州二十首謂杜

老翁精力之所見及讀丹崖和秦州二十首余
直論其爲真秦州亦謂精神氣力之所見也今讀
留素堂所存卓然別起于斯世矣古今詩聲不止
數百萬家而確乎足取者亦殆數十百家千載獨
稱杜老者其能足以當之于後人非有所私也予
今接海內之詩能者亦不下數十人獨以留素堂
爲真足稱亦謂其能有足當者故敢書私言以爲
之說不然豈不畏能者之議余耶嗟乎丹崖竟卓
然別起于斯世耶杜陵吏隱雲中郭傳芳書于終
郭序總目
三
南玉案峰次

詩刪自序

始自壬申歷癸卯蓋三十年餘矣所爲始紀廊吟
天際前後草編年成帙其間選定者如鹽州吳吏
部本秦朱孝廉一是括蒼鄭吏部廢唐陳大令澄
心前溪許司理延邵同里王方伯庭李廣文明齋
屠秀才曠先後商確不下十數家無如曲江多東
薪之惜朱虛少立苗之鋤猶未厭予意竊見天下
所號詞伯往往束縛于王李鍾譚不能自見本來
益恣情遣興無慮世有議我者庚子冬遇錢唐胡
詩刪自序
一

秀才介于饒陽讀予詩服性情之正而微有不滿
且謂胡子未深知也唱和二十餘日知不可以欺
胡子屬刪之匆匆北轅未盡我稿燕都歸復之縉
雲危坐一小樓思胡子不得見日改舊詩數篇更
念往時其人與事不可沒者間有補作冀得與詩
並傳越癸卯集成及秋赴當亭附以西征之詠共
得若干首客曰如此其善矣乎予曰不謂善也證
之前輩論詩尤不謂善也何也古法漢魏似矣乃
曹王應劉能如十九首及河梁贈答者幾何篇又

謂去者日以踈五首爲枚乘作不必一字千金也子卿稍錯雜不如少卿三章也况千載而下風氣薄世變深感憤多才情露則弗善律推開元大曆似矣然初盛或逗中晚中晚偶似初盛宋明傑作亦有中晚不及者未可姑嫜沈宋姍姍王孟婢妾錢劉也且詩貴性靈耳然後語氣格語聲調讀其詩而不見其人之邪正溫栗窮通哀樂不如無詩故襲聲調而失者杜陵之村學究也得性靈而近者白香山之老嫗也予也寧爲嫗母爲學究則弗

詩刪自序

二

聯

善使事貴遠不貴近貴顯不貴僻似矣昔人作詩以時賢用時事固多有之使三唐諸公復起必引魏晉而斥宋元乎惟在善用多者以多見少則化善用少者以少見多則厚祇泥遠近是以陳人誇新鬼也若顯僻之論亦有不同篠驂卉犬此爲杜撰或屬對精工託物游戲濫及稗野時所不免我生也晚援引雜出則又弗善客曰子之弗善既知之矣夫應盈者實損窮愁者名高競炎者心瘁寧澹者道榮詩固有匿情而飾詞矣將匿損爲高乎

飾瘁爲榮乎予維生平諸作無匿無飾爾獨是身不滿七尺才不過中人間有激烈感慨若當世不盡用我而託興田園寄傲山水以故量不及斗輒好言酒素無熊經鳥伸術又復臺臺神仙事斯予之匿而飾歟嗚呼感華軒而賦荒徑迺世網而埋沈醉九州窘步願凌雲以翱翔者彼陳思陶阮之徒伊何爲哉歲在癸卯夏孟仙都外史薰述于縉雲之吏隱山居

自後序

詩刪自序

三

聯

詩刪者何隨作隨刪我刪也隨刪隨正此甲彼乙擇善者從之衆刪也庚子遇胡介于饒陽刪什之五丁未逢陳允錫于隴右刪什之七胡陳稍有異同合我與衆參夫二子胡陳刪也詩刪至胡子嚴矣至陳子而益刻辛亥夏予將去羗門人張輔辰武畧魏凝穉蔣雍章時時過從有胡陳所不及見者屬較之已刪者或補之則又諸弟子之較補也三四十十年間古風近體將萬首今所存若干昔李白詩亦盈萬或借其多遺我不謂今集盡美劉脊

虛詩十四首或嘆其少存我不謂往編必佳夫國
風十五豈一時爲之古詩十九寧一人作之詩非
一時一人而又無意于存其名氏故採者惟取羣
怨興觀刪者不因趨避毀忌迨屈平離騷獨成一
家踵其後者家自爲集集必序而傳之非常時名
公鉅卿勿序也于是瓦釜之鳴序矜鐘鼎臺閣之
文集濫委巷無惟古今詞人詩日多而不知刪不
樂刪不敢刪也予詩凡三變初得性情既得聲調
近得氣格年力漸深時遇多難固有所爲而爲亦
詩刪自序

四

卅

莫之致而致也陳子云塞翁居羗猶杜老入蜀其
然乎哉歲在辛亥塞翁薰題于伏羗旅次

總跋

嘉善門下姪士弘述

蓋聞神鼎涵光銘傳籀采靈禽闕景跡絢羽威覽
輝而下河陰憲貞符于祓尉象物而臨汾曲哀繁
祉于錦巫洵隱曜者易榮而潛芳者難掩也惟吾
叔氏丹崖夫子秉瑤泉之靈質騰玉鉉之徽聲王
筠屈踐之年小山承蓋謝朓伏鸞之歲大雅扶輪
偕護軍以按冰絃相賞應期北嶺向哀州而操錦
瑟同聲寧異西崑固已儼儼乎約黃結綠而崢嶸
蔣跋

輶資于遠壑重淵而的鑠者矣泊乎餞扇青牛殃
迎黑犢迤邐國步秦已失其珠囊怛妖氛楚復
翳其金鏡橫流載肇主器將移年是義熙人惟實
卷戟空陪乎郎將壇漫築夫嫖姚齡石孤軍不見
還轅于汧渭狄山遠戍徒聞乘障于燉煌躡躅行
間徘徊闕下觴猶飛于玉燭軍已沒于金墉亡兆
隋羊識成巴馬于時叔氏述焚疚于芸編寫興亡
于竹素發九歌以哀郢惻愴湘纍辭五壘以遊秦
淒清燕筑名同僕射旋修檀悅之書才似醴陵復

草桂陽之檄叔著六句史有 衰蛟弔鵬篇章自感

其不辰左瑜右璿賓客咸推其能賦允稱文疆之

隳壤誠爲藻藪之神臯况復弱齡曾辟于黃瓊深

慕霜操之八顧迨乎壯歲訓知如朱震無慚水鑑

之三君叔出黃元公先生門 虹影熊熊報丹思客緱峰窈窕

藏碧有人江上鷗夷待招魂于袁象人間雉介能

市義于孔車適當年摩詰逝禪早向青鸞而入社

元公先生當甲申前已皈依廬山 而今日向期衰舊嘗從白鹿以

尋師元禮門徒爭傳景碩季長弟子知是鄭玄雖

將跋

黨禁不設于興王然儒褐難容于戎幙行軍誰與

帶甲滋憂電戟霜矛懍懍白狼之隊雕弧繡箭翻

翻黑螭之麾曉角凌霄陣迎却月昏輶匝地騎逐

追風嘆銅馬之成羣悼金戈之蔽野撫茲偏側振

爾流離由是匿影尋鄉埋名茱泝谿尋浪士探幽

訊于懷東懷西邨訪遺民寄遐思于江南江北花

源客去漫同鷗下煙磯難壑人歸長共隹依風礪

倪石壁而淒迷夕翠眇林巒而瑟颯晨青山鬼爲

徒象瘞疣于嶽嶽蘆人可侶雪涕洟于江湖洵陶

孔之潛暉並宗雷之嘉邇弘時息塵駕而來探爰

麓因過棋里而執業申菴載酒三高不媿柳邊之

垞問奇陸渾真成梧下之居陪少文以卧遊攀韓

終而煮石叔氏浮沉京口豈望奉蒲穀于西華寂

莫隴頭亦祇樂樵蘇于東鄙角巾何哲入林應重

大山荷服敬冲伏櫪難辭小草顧幽栖縱自矜其

皓皓而逸翮未遂鍛夫冥冥始築館于鍾峯繼絃

歌于彭澤緬想人外幾三十年跋履秦中遂五千

里叔由縉雲博里士授伏義令 麗崎紫燕屢偕顏謝以拙思突岬

將跋

黃羊率接陰何而載廢固聲華堪備夫簪橐每思

避事以就閒且歲月不廢夫歎詞恒虞積蹊之易

覺攬心世組通明羈怨于澗東失意貴遊延符摧

頽于輦右郊開軍府卜卿之憤空投禍起勲門孟

顛之威益疾深文刺骨積毀填膺鈎黨及于詩索

羅織成于篇刻叔以賦詩勸碑見于彈章因罷職 玷錦心之謝朓

營營西府青蠅訟官體之徐摘黯黯南朝白簡池

吟茵苔元僚還黜練兒風解螭蟻奏最應襦苦父

丘遲墨妙偏受譴于武牙季友筆精庸致嫌于曇

首謁沉祠下罰嚴幼婦之科篆勒巖間側重天孫
之律糾絳書于西陝倒薤難名彈碧落于東雍懸
蓬無色少游憤結化離飲恨同時韓會傾排伉儷
沉寃異代念茲伊鬱憾彼漂搖維是身世易駸嶮
夷殊御既已同七不堪之叔夜無由厭異議之心
聊復敝二不可于巨源竊擬避衆賢之路情彌憚
夫行役志實切于息販歌且負薪和啗後于枯岫
棲難擇木迴倦鵠于窮秋容與莎堤斲作種瓜之
處士留連蕙陌從招放鶴之騷人用是黼黻烟雲
蔣跋

四

昨

縵紳洞壑競涌芳瀾于藝海胥翻綺澱于文泉廬
岳松阿長嘯時逢潛驥杜陵竹徑行吟或遇求羊
贈答楓江徧及天隨之漁器唱訓柳市不遺徐景
之酒鎗爰觸感以成謠或卽事而思詠矢清音于
東墅時引封胡聆幽響于南亭仍攜希逸適綠嘉
問更示郊居藻掇雌霓鮮同晨露夙恃德璋之獎
借難殲孔圖之篇章望仰嗣宗自足掖芳聲于阮
仲賦慚何遜詎能叙彩翰于彥夷用溯矜期以存
簡末焉爾

諸家詩評評有先後故無次序

新城先生黃海岸端伯曰彭澤慨慷似湖海豪士詩

而寄情冲澹翛然出塵亦復山林本色豈所謂抱

膝吟捉鼻詠耶

井研先生胡菊潭安世曰讀蔣子三集始紀多憂時

之什早于見機廊吟多惘亂之篇深于至性天際

草多邁俗之作漸于聞道

濱州先生杜湄村漢曰蕭洒者詩人也豪爽者詩

情也閒散者詩地也山水者詩景也蔣子才器出

諸家詩評

一

明

羣而爲仙都博士故其詩無不兼之

海寧吳梅里泰本曰古風在李杜高岑間五言近體

似孟浩然七言近體似劉長卿居多

武康許仲將延邵曰丹老詩高古逼漢魏渾雅似初

盛其次爲中晚又次爲宋元若中晚宋元之篇正

丹老不拘氣格自寫性情處于此觀之次亦佳

嘉興鄭平子奇士曰辛丑前三集古勝于律五言古

更勝七言古集中如萍開擬古遊仙爲五言冠東

門行大俠行鄱陽大梧康郎山黃河諸歌亦七言

之饒

同安李孟蘇其曰丹崖五言律冲澹如孟襄陽雅

秀如王摩詰深得風人正始或病其意致淺近不

知氣體之高

富平李中悅本曰體不專家製薄委巷是有意集

大成者丹老遇能詩人必出所作相折衷不憚數

易稿固知詩以苦吟得工

黃州毛孝瞻炳曰古詩似陶韋李杜而上追漢魏

者什之二三近體似王孟錢劉而下逗宋元者什

諸家詩評

之一二

安慶劉爾仁宅若曰丹崖該博風雅于蘇詞謠諺無

不綜覽故集中一句一字皆有來歷

華亭周宿來源曰廣文出黃海岬先生門在子丑

間以文章通聲氣有日矣未悉其能詩予承乏括

守得讀廣文明季清初作以及天際新咏意氣豪

邁風韻清麗不僅採華梁選收實唐調真能自成

一家者

縉雲李一公勤曰丹崖豪于詩亦豪于遊卽宦縉

時作自仙都南巖窪尊外凡丈山拳石足當嘯咏

者莫不留展也較始紀廊吟更上一層大抵去形

人情脫景超性華而不滯琢而不纖近而不俚遠

而不誕

隴西楊雲嶠恒曰丹崖先生鶴里人豪業致身青

雲仍出其別才別調心織詩道者三四十卓然

勃宰理窟墨精筆妙見者莫不驚爲鴻寶其遭際

恰類子美之寓秦州寓浣花寓白帝至高風亮節

淵明之去彭澤又相似焉文章憎命達果爾果爾

諸家詩評

乃其詩定可傳如李杜集千載後幾與孔子孟書並

列當時李杜何意其如此

泉州陳子帥允曰丹崖詩使從壬申看至丁未如

呂翁飲酒長康啖蔗漸入佳境極有次第若先讀

塞翁編則觀海難水登岱無山與始紀廊吟似出

二手然初年之篇可比春蘭秋菊太真飛燕各有

其美也

伏羌武乾垣奇曰先生以德見讒以功受過苟非

羗之父老子弟親被沐浴者猶或隱而不彰若塞

翁一編令世讀之其豈弟作人流風善政不徒以言也

雲中郭九芝傳曰壬申後凡三十餘年詩如苔草

而桃杏而梧竹新碧鮮紅漸入挺秀甲辰後凡八

年詩直是秦松漢栢飽歷風霜小年人視為古董

遇陶翁杜老輩得或不泣或歌

無錫陳洪瞻禮曰蔣令為人性極澹宕有福急處

遇極坎坷有豪爽處並見于詩無飾詞故知其生

平不欺世

諸家詩評

侯官許鐵堂秘曰塞翁居羗詩括羅萬象蠲滌半

塵超人于聲色之外進乎道矣古人平澹風味動

臻神化往往如是

重慶胡受大希曰花榮葉潤癸卯以前之詩霜冽

冰堅甲辰以後之作論者謂丹老五千篇備四時

氣信其然乎

隴西郭損菴充曰詩可觀志即可觀才與氣其言

有擔負無蕙弱者才也多激烈少疲倦俗者氣也丹

崖才氣往往見于詩我深惜夫遇不售志焉

寧波劉挺之德曰旅人不可無朋儔丹崖在伏羗

如逢雲中郭傳芳溫陵陳允錫與青州周龍舒不

相見而隔隴唱和者三人皆曠世逸才豪士投分

以詩排悶似不盡以詩也余與梁谿陳裡社亦豪

矣為丹崖交善以酒任放又不盡以酒也一時西

州羗父咸驚見此五六人

嘉興曹秋岳落曰留素堂詩老氣橫九州少陵空

同以還僅視斯製吾里百年來未聞作者年兄首

倡大雅力洗衰頹為功甚鉅

諸家詩評

元城孫雪崖郁曰丹翁風雅宗盟驪壇鼓吹郁在

河朔耳熟鴻名久矣諷誦佳篇出入李杜王孟間

自慚下里之曲不堪布鼓雷門也

海寧朱岷左微曰丹崖北征後作如黃河渡歌黃

沙黑浪可奈何公無渡河公渡河諷時之昧于進

退也白紵詞六郡豪家得未聞吳音奏雅誰能分

世無知音也豫讓橋詩橋下國士伏橋人衆人行

君馬黃曲誰食甘露獨飽霜草渭南詩見說

徵求少能容縣吏清當亭詩關山馬上月羗柳笛

邊春出塞曲朝廷有遠略不爲奪焉支並憫時也
 西征詩涼州歸客關山月右輔朝京尺五天去羗
 詩渭水隨人如戀別南雲先路不辭難汾上咏月
 詩料得深閨愁對汝應憐一半照汾陽庭崔詩肯
 爲稻梁爭鶩食故巢安穩在青城循吏爲民請命
 被劾而去立地雲霄之作也他如隴水曲抽刀割
 隴水水流割不斷絕似梁年吳均健筆可憐子江
 南樂亦李杜集中合作都與六詩之教不殊故足
 傳也夫或頌而寓規或怨而不誹又訕而不亂此
 諸家詩評

六

四

變風正始之思非吾丹崖子其誰望焉

留素堂集總目

始紀

壬申至癸未一卷

廓吟

甲申至乙未夏一卷

天際草

乙未秋至癸卯夏四卷

西征

癸卯秋冬一卷

留素堂集總目

塞翁編

甲辰至辛亥夏五卷

汾遊

辛亥秋至壬子春一卷

西莊集

壬子春至



卷

旌邑劉子寧書并鐫

始紀引

新城黃端伯海峴謨

余向以蔣子爲文士也今讀其詩而知子不僅文士也在子丑問見子弱不勝衣言訥訥勿出諸口而文章光氣熊咆虎炳竊疑不類其人當是內有餘者行將儲材木天爲君家山嶽宗何意踰蹻公車八九年所遇水滸飢荒邊峰盜徒不勝痛哭流涕悉發憤而爲詩因識蔣子經濟才寧獨內有餘哉子真不可測也今 國家多難四海南奔江左黃引始紀

一 非

屯吾鮮有起而任者秋吟諸作子果無意一出乎遠詢行藏惟我與爾士固有志不可強管寧浮遠海梁鴻入會稽知子慕之能之我不願子效之也高堂兩垂白貧何以養庶幾尹吏梅尉陸沈待時不負初志歟若余則有以自處無俟子決矣昔人云詩能窮人子之詩窮而益工使無忘余言他日過廬山叩玄扃而賦冥游可乎乙酉仲夏題于金陵寓署

始紀引

同邑王 庭言遠謨

士人覲取一第忝致榮膺八股制藝以外論策諸科抑猶具文已焉雖褻麗則之材風雅之志將曷售乎世之爲詩者多事也業之者勞矣復從旁品斷之爲別白其是非好醜之不置尤多事也嗟乎余乃有此二患夫余甫成童時流連大雅口吟手披積廢寢食二十年于茲間有興會之作盈囊委簡飢不足以食寒不足以衣是儲無用也蔣子丹王引始紀

一 收

崖善爲詩始紀成而屬余評或恠之大小當其所好不智侈陳稱美適以增導志意窮之于無用不忠且余而亦勞神廢時矣或曰不然昔之爲詩者經也後之人豈遂無從焉登高也賦觸物也興感事也諷稱情也裏古之人有行之者聖賢憤發引爲美談非獨能言推長也若夫規製範備違合允稽其旨厚其詞文其致婉其縉深華而不靡怨而不傷思而不淫吾裏先民不可徵于後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斯言旣感之則夫篇章贈酬往來得